

世博藏品走俏市场 贵金属纪念产品前景看好

随着 2010 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的华美开幕，全世界的目光都聚集到中国，聚集到上海。2010 上海世博会，对于中国和全世界，都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具有里程碑式的开创与长久的纪念价值，而为其量身定做的专属贵金属纪念品也因此被众多投资人所看好。

精彩世博值得纪念珍藏

2010 年世界博览会是首次由中国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也是注册类世界博览会首次在发展中国家举行，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道路的支持和信任，也体现了世界人民对中国未来发展的瞩目和期盼。

2010 年世界博览会总投资达 450 亿元人民币，超过北京奥运会，也是世界博览会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纪念意义非同寻常，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主办机构预计，此次世博会将吸引参观者达 7000 万人次。

2010 年世界博览会意义和价值空前盛大，并不可复制。因此，为此次世博会量身定做的专属纪念品也全面亮相，满足消费者纪念、珍藏的需求。

世博主题性贵金属产品更值得选择

从整个市场情况看，因为主题的盛大与高关注度，世博会的纪念品生产与销售都非常火爆，品类层出不穷。然而，在调查中，许多消费者及专业的藏家都表示，主题性的贵金属世博产品将是他们的首选。

对此，专业人士分析，“盛世藏品，乱世金银”，意喻着金银不变的价值。随着时代的进步，金银同样也可以承载艺术，通过在金银条、金银铤、金银牌等贵金属产品上表现精美的主题内容元素，将使其具有恒久的艺术收藏和纪念价值，更赋予其珍贵的品质。无论是个人纪念收藏还是作为贵重的礼品馈赠，都是上佳的选择。

同时，因为金银本身的属性特点，主题性的贵金属世博产品同时还具有投资价



值，较之其他的纪念产品，具有更大的升值空间。据了解，此次世博局对于贵金属纪念品生产发行的控制极为严格，优选实力优

质企业，限版限量发行，因此，由世博局授权发行的贵金属纪念品升值潜力将更为巨大。

(摘自《深圳商报》晓云/文)

赌石不是赌博

“疯狂石头”

期待理性的未来

作为中国玉石文化中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赌石从古至今都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而赌石也以其特殊的交易方式和文化传统，不断丰富着玉石文化的潜在内涵。

随着近 10 年国内赌石市场的方兴未艾，曾经被人戏称为“一刀穷，一刀富，一刀穿麻布”的赌石文化，逐渐引起收藏界的关注，成为未来收藏投资的新热点。

赌石的程序和方法

赌石或赌货是指翡翠在开采出来时，有一层风化皮包裹着，无法知道其内的好坏，须切割后方能知道质量的翡翠称赌石。中国的赌石文化源远流长，传说赌石的鼻祖要属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和氏璧”。

赌石之所以吸引收藏者兴趣，关键就在一个“赌”。赌石首先赌的是翡翠原石表皮下玉料的品质。赌中者，一夜暴富；赌输者，倾家荡产。这是对赌石这块“疯狂石头”最好的描述。“我这些年切过的石头可以说是无数，碰到过各种情况。”有着十几年赌石经营经验的“全民爱珠宝交易广场”的王鹏诚说。在他看来，赌石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的不确定性，就算是专家，也从不敢轻易判定一块赌石的品质。

他就曾亲眼目睹过自己一位对赌石一窍不通的朋友，随便花几千元挑的被所有行家都不看好的赌石竟然切出上等翠料的事。“这块赌石的最终价格达到了 400 万元。”

收藏门槛很低

虽有巨大升值空间，但是也存在着市场的不完善性。事实上，我国赌石市场仍然处在一个初级阶段。

中国国际宝玉石原石博览会创办人、宝玉石鉴定师陈鸿刚介绍说，目前全国赌石俱乐部还很少，而且规模较小，玩赌石的人也不多，整个市场很松散。

此外，假货横行也是一直困扰赌石市场的一个大问题。“目前赌石的造假手段达十几种。鉴定手段都是跟着造假手段跑，有时候很久都跟不上。”陈鸿刚忧虑地表示。

而赌石定价体系的无标准也是妨碍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赌石的价格基本上是由赌石厂家自己确定，从某种意义上说，赌石并没有市场统一的定价标准。”陈鸿刚介绍说。

“赌石的收藏门槛很低，而且又有很强的娱乐性和趣味性，市场化操作相对简单易行。”陈鸿刚分析道。这从另一个方面验证着赌石市场巨大的发展空间。

(摘自《广州日报》孟洁/文)

【藏经】

书画收藏：鉴与赏不可混淆

“赏”不能鉴定真假

宣家鑫认为，鉴定是一门科学，“鉴”与“赏”是不同的。“鉴”是指以科学的眼光看待作品，目的在于分辨作品的真伪。“赏”是对作品的判断与主观理解，更多的是评判作品的艺术水准与作者的艺术造诣，两者不能混淆。

但有些书画家常常在鉴定过程中，把自己对书画的主观判断带入到辨别真伪中去，认为画得好的作品是真迹，画得差的就是赝品。其实不然，作伪者通常会将书画家的代表作作为底稿，所造的赝品本身也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准。如果仅凭画得好坏来认定真伪，是不科学的。也有的鉴定专家采用著录法及标准件法，把需鉴定的作品与公认的真迹作比较，如果风格一致即为真迹，风格有差异则为赝品。这种鉴定方法也存在局限性。书画家一生中作品多

达几万件，少则数千件，而真正成熟期的作品不到 1/10。如果仅用成熟期的作品作为标杆来对照，必然会造成“冤假错案”。

频频出现是短期炒作

同一件作品频频出现在不同拍卖会上，宣家鑫认为这是短线炒作的缘故。常去参加艺术品拍卖会的人会觉得，同一件作品，春季拍卖时出现在这家拍卖会，秋季马上就会出现在另一个拍卖场；也有的今年买进，明年卖出，而且价格会明显攀升，给人一种假象：此件作品升值空间大、升值快。宣家鑫说，这种价格其实是不可信的，有些人就是靠拍卖来不断炒作、抬高自己的身价。买者要有独立的思考和辨别能力，不要盲目地被所谓的市场价格所蒙蔽。

(摘自《解放日报》谭巧玲/文)

荣宝斋旧藏“郑板桥”很惹眼

北京荣宝 2010 年春季艺术品拍卖会将于 5 月 30 日在北京亚洲大酒店举行，27 日—29 日预展三天。在此之前，荣宝将陆续赴西安、上海、太原等地进行精品展览。本次春拍，无论书画、古董文玩还是油画作品，皆是精品迭出、好戏连台，名家小品也将一如既往地精彩亮相。值得一提的是，一盒出自名门、流传有序的清代贡品普洱茶膏将在其他年份普洱茶的簇拥下在今春拍台闪亮登场。

本次荣宝春拍的中国古代书画部分，郑板桥的《竹石图》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作品，此件作品原为荣宝斋收藏。人书俱老，堪称极品；罗聘的《花卉十二帧》册页原为著名海上收藏家庞莱臣

收藏，后又为曾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徐平羽收藏，是一件来源有绪的作品；清末写意花卉之开山赵之谦的《牡丹图》是一幅让人眼前为之一亮的作品，其精美程度与大尺幅构图均为罕见。

近现代书画部分，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傅抱石、林风眠、黄胄等艺术大师均有精彩作品呈现。当代书画板块也是可圈可点，白雪石、王明明、何家英、史国良、方楚雄、黄永玉、崔子范、南海岩等均有力作呈现。

古董文玩专场在 2009 秋拍“康熙朝”取得好成绩的前鉴下，本次春拍推出“乾隆朝”为主题的专场拍卖，以少而精的拍品来迎合藏家们的口味。颇为亮眼的是一件乾隆粉青釉粉彩描

金勾莲纹折沿洗，这件拍品为海外私人收藏，法国巴黎第四大学艺术史与考古学博士、法国东方艺术研究专家梁琏特为此撰写文章。该器色彩丰富，红粉黄绿青蓝紫交相辉映，尽显盛世万千气象；同时因粉青釉衬底，釉色柔和，平添素雅祥和之气。

另有一件清乾隆时期的仿古白玉兽首环耳瓶，很是引人瞩目。此件白玉铺首首环耳瓶无论材质、样式、做工、属款都堪称乾隆时期仿古玉器的典型作品，充分体现了乾隆皇帝摹古、仿古、师古之情，体现了乾隆时期精湛的工艺水平，颇值玩味。

(摘自《北京商报》吴名/文)

红木身价一年翻番 红木收藏逐渐成“潜力股”

去年下半年以来，红木不断迎来利好消息。老红木身价一年翻番。

老红木为红木中的一种，又名酸枝，去年其原材料 4 万元/吨，今年已卖至 8 万元/吨。“老红木的订单今年特别的多，仓库里基本上没有存货。”武汉红木家具经营者王先生说。

据了解，近年来红木走势呈现平稳上升态

势。一个直径为 30 厘米的老挝老红木板材去年卖价 2 万元/吨，今年涨至 4 万元/吨。越南黄花梨，去年 300 元/斤，今年 500 元/斤，黄花梨根料价位在 60 至 70 万元。小叶紫檀同 2007 年相比，价格上涨了 1000 多，基本保持平稳的增长态势。

武汉资深红木藏家柯岩舟认为，红木家具

这两年开始走向一个平稳的趋势。老红木之所以受热捧，价格实惠是个重要原因。随着经济的复苏，人们收入的增加和人们文化品位的提高，红木文化正在走进人们的生活，红木的收藏逐渐成为“潜力股”。

(摘自《武汉晨报》李泽/文)

丘吉尔私人物品将被拍卖

下个月，英国战时著名首相丘吉尔的部分私人物品将在伦敦佳士得拍卖行进行拍卖。据报道，这将是一次丘吉尔物品的大型个人收藏拍卖。第一期拍卖的竞拍成交额预计将达 100 万英镑。

收藏品中包括丘吉尔的私人日记、信件、一支没有吸过的雪茄等等。佳士得拍卖行说，这些物品生动地反映了丘吉尔的生活细节。

这些曾属于丘吉尔的个人物品，是福布斯先

生历经 30 年精心收藏积累起来的。收藏的第一部分，大约 150 件物品，6 月 2 日将在伦敦拍卖。第二部分将于今年 12 月在纽约拍卖，最后一部分预计于 2011 年夏季在伦敦拍卖。

首批竞拍中最抢眼的，预计是丘吉尔首相的日志，它记录了丘吉尔的日常活动。30 张日程安排卡片，记录了丘吉尔从 1939 年 9 月至 1945 年 6 月日常活动的细节。这本日志竞拍价格预计能

达到 8 万至 12 万英镑。

这本日志由丘吉尔的私人秘书保留了下来。它记录了丘吉尔与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等各国领袖的会晤，也包括丘吉尔每周二与英国国王的例常会晤。日志里还记录了丘吉尔的娱乐活动安排，包括足球赛以及偶尔去剧院看戏。佳士得拍卖行负责图书和手稿拍卖的威尼说，丘吉尔是 20 世纪最著名的政治人物之一，有关他的纪念品仍然具有极大的魅力和吸引力。

(摘自《中国新闻网》易欣/文)

1 厘米布票 1 市钱棉线票

全国最小票证现身扬州

记者日前发现了两张罕见的票证——1969 年发行的面额为“1 市钱”棉线票、新疆发行的“1 厘米”布票。这两张票是全国票幅最小的棉线票和布票。

收藏近千张“票证”

在上世纪 50 年代到 90 年代期间，中国曾经经历过一个“票证时代”。1993 年，全国统一取消了票证，“购物凭票”从此退出中国历史舞台。一些人便走上了收集票证的道路，张庭便是其中一位。张庭今年 50 多岁，退伍后便来到扬州某医院做医生。20 多年来，张庭通过买卖、交换的方式

收藏了近千张票证，包括自行车、电冰箱、针线等。

那时买东西都要票证

记者看到，张庭的票证里，有全国各省、市的通用票证，也有省、市间不通用的地方票证，有粮票、蔬菜票、棉絮票、鞋票、自行车票、电视机票……琳琅满目。张庭还将这些票证分类入册，分成“衣、食、用、行、生产资料”等几大类进行收藏。票证的形式也各不相同，有指甲盖大小的粮票，也有巴掌大的粮食供应票。张庭告诉记者，“在上世纪 70 年代，要是有

了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的票，结婚讨老婆不用愁了。”

全国面额最小票证现身

在张庭的票证里，最罕见、最有意思的要数几张全国面额最小的票证——“1 厘米”布票和“1 市钱”棉线票。“1 厘米”布票是新疆发行的布票，是全国票幅最小的布票，一厘米和一支香烟的粗细差不多。除了最小的布票，张庭还有一张云南发行的全国最小面额的棉线票——“1 市钱”棉线票，“1 市钱”相当于 5 克，这样的棉线团在手里也就指甲大小。“票证是一面镜子，从这两张全国最小面额的票证中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当年的物质生活比较困难，一针一线都要‘斤斤计较’，现在生活好了，我们更要好好珍惜。”张庭说。

(摘自《扬州晚报》顾潇/文)

史上世博会最重金条现身

“史上世博会最重的金条”现身上海世博园 A 片区的一家世博纪念品特许商店，游人纷纷与这三根总重量达到 100 公斤的大金条合影留念。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三根大金条每根重量为 33.33 公斤，一个壮小伙不借助特殊的工具无法轻易将其中任意一根拿起。每根金条的表面都铸有 2010 年上海世博会的标志和精美的花纹，三根金条摆放在一起则形成一个完整的凤凰图案。

这套纪念金条从 2008 年铸造第一根开始，每年铸造一根。为了保证金条的唯一性，铸造模具已经销毁。暂定售价为 3280 万元人民币，而仅黄金原料的成本就高达 2600 多万元。

(摘自《现代快报》解兵/文)



奥运中国印 铭刻奥运时期 北京记忆的紫砂壶

一说到紫砂壶，人们脑海中可能没什么特别的印象，但一说奥运壶，这可是吊足了人的胃口。什么是奥运壶呢？这可是爱家收藏市场沈云兰女士的杰作，她是怎么创意、想到做奥运壶的，这可要从头说起。奥运壶，这个在奥运期间的文化旅游商品在后奥运时期仍然很有市场。

学做紫砂壶先学工笔画

沈云兰在年龄很小的时候就看妈妈做紫砂壶，后来从工艺美术学校毕业后，就自己做起了紫砂壶。她做的紫砂壶，不论上边雕刻的是梅花，还是青竹，都那么细致入微，凸显神韵，青竹苍劲有力，梅花娇美怡人。她在紫砂壶上雕刻的小动物，比如青蛙，惟妙惟肖，动中带静，静中带动，非常可爱。“要想紫砂壶做得漂亮，除了仔细观察以外，还要有工笔画的功夫，这样在紫砂壶上雕刻，会更加细腻逼真。”

记者在爱兰紫砂工作室看到一把名为“至交”的紫砂壶，刻有竹子、梅花、松树，“这松树是故宫的松树，从松树的纹理可以看出。为了刻这个松树，我在故宫观察了很久。”

奥运壶名叫“奥运中国印”

说到做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奥运壶，沈云兰不是偶然，她的手法是把中国的元素融入壶的雕刻中，她做的“八卦龙头一捆竹”，壶把是龙头，壶盖雕刻成易经的阴阳八卦的符号，壶底里面是阴，壶盖面是阳，传统文化底蕴通过壶的形状，让人尽收眼底。“我看到奥运的会徽引发的灵感，这个奥运壶名叫‘奥运中国印’，方中带圆，方方正正，四平八稳，象征着中国人的做事风格。中国有印章的历史是从商代开始的，这个奥运壶里既有传统文化，又有紫砂文化，还有奥运精神。在壶身上还有故宫著名文物鉴定家的签名，预示紫砂壶真正进入了收藏领域。2008 年在浙江义坞一次新品发布会上，一位美国投资商以 6888 元的价钱买下了这把奥运壶。”

现在奥运会结束了，这款奥运壶依然畅销，沈云兰已经为这把壶申请了专利。

亚洲游客青睐中国紫砂壶

沈云兰的紫砂壶受到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国家游客的喜爱，一位常年在中国做建筑设计工作的日本人，每月都来爱兰紫砂壶工作室买紫砂壶，连续 3 年不断。他喜欢买荷花壶、芒果壶等。香港的游客喜欢刻有“海纳百川”字样的紫砂壶等等。

而立之年，对一位艺术家来说，正是创作的黄金时期，也是又一个人生起点。沈云兰在不断的创新中，做出了一件又一件具有北京韵味的文化旅游收藏品。

(摘自《北京商报》刘亚力/文)